

漢

書

疏

證

漢書疏證卷十五

酈陸朱劉叔孫傳第十三

黃氏日抄曰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庶幾知擇君妻敬庶幾能自奮然豈賈儔伍哉

欲率諸侯破秦乎

宋祁曰浙本破作攻

距飛狐之口

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

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  
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即  
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  
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

劉攽曰此時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  
田解橫傳云齊使華毋傷田解軍歷下以距

漢

齊人多變計

宋祁曰人疑作民

食其聞其將皆握歡好荷禮

所古曰荷與苛同

隸辨曰街彈碑更無荷擾之煩隸釋云以荷為苛按詩閔睢序哀刑法之苛釋文云苛本亦作荷左傳苛慝不作釋文云苛本或作荷而責義帝之負處

宋初曰或無負字

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

愚按史記作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

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  
漢書誤也

何遽不若漢

辨惑曰何遽猶言豈便也與越大夫種言何  
遽不為福同意而注云有何迫促而不如非

昔者吳王夫差

師古曰差音楚宜反

宋祁曰浙本注文宜作崖

卿使秦以并天下

宋祁曰以疑作已

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

宋初曰欲親作飲 愚按此本史記之文欲  
兼酒食改極飲按偏

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

劉攽曰史記作數見不鮮言人常情頻見則  
不美故母久溷女也馬官傳君有不鮮是漢  
人語也 宋初曰陽夏公按官傳自云三公  
之位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固位劉似誤  
引

斷虞苗訟

宋初曰苗字下一有之字

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

宋祁曰津字下一有之字

迺管成周都雒

宋祁曰雒字下一有陽字

今陞起豐沛

宋祁曰豐字下當有擊字

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

宋祁曰聞字下越本無外字

按劍擊柱

宋祁曰按當作拔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劉攽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掌臚句傳也

盡伏置法酒

劉攽曰謂朝畢以法置酒也上禮畢盡伏謂朝禮下皆伏抑首謂置酒上壽也故下文又結云竟朝罷無敢謹諱失禮者若如顏說則置法酒便是羣臣飲不至醉而上壽乃在下文又語重複不序矣

及稍定漢諸儀法

藝文志攷證曰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  
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  
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然十  
二篇不著于七畧蓋與律令同錄歲於理官  
法家禮記正義云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  
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南史沈  
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莫贄不珪致享  
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  
古三禮注疏所引漢禮器制度通所作也隋  
志已亡儀禮鄉射疏引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  
此書

尺周禮小祝注杜子春云漢儀每街路輒祭  
禮記祭法疏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  
圓圍一尺論衡高祖詔叔孫通  
制作儀器十六篇愚按周禮

疏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  
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游之

劉攽曰渭北字宜屬上句 朱子答吳斗南  
書曰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

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十四  
命從者刑之

日知錄曰史記作剄之當徒剄音相近而訛  
下文太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  
皆作剄也 愚按史記徒者魏敬

臣毋不當坐趙時事

宋祁曰時字浙本添

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

宋祁曰孝文三年馮敬為典客七年為御史  
大夫

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

宋祁曰舊本棄字下有之字

南海王織

愚按南海民姓王名織也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

愚按淮南王死不應斬丞相御史此本史記  
原文疑必有誤下云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  
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然則宜  
云詔丞相御史論斬不發封餽侍者耳  
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

宋祁曰越本無謚字

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

愚按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  
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是也

聞郎中雷被巧

愚按雷被在八公中

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

宋初曰景德本無求字

即使所善壽春嚴正

史記作莊芷

已上淮南王

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

宋初曰姚本正文非吏它字下有者字

日夜縱史正謀反事

容齋三筆曰楊雄方言云食閻憇憇音與勸上同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亦謂之憇憇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 與客姦

愚按史記云與奴姦又與客姦後太子謂王曰無來與奴姦是也班氏刪去與奴姦三字是即以客為奴矣

王始食

宋初曰始或作強

愚按王始食義不明史記作王強食言王聞

孝與無采之事食必不下故云強食也

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

史記作救赫索隱曰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氏之法也

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日知錄曰按史記無下告字是衍文師古曲

為之說

已上樹山王

子式王胡嗣五十三年薨

宋初曰三或作四

崩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日知錄曰班孟堅為書束於成格而不及變化且如史記淮陰侯傳未載荊通事令人讀之感慨有餘味淮南王傳中伍被與與王答問語情態橫出文亦工妙今悉刪之而以荊伍合江克息夫躬為一傳荊最寃伍次之淮傳寥落不堪讀矣 愚按此以律史家行文則可若作史之體則荊通之辨伍被之計書漢事者不可不傳其人班氏成一代之史故與史記殊科未可執此以誚彼也

荊通范陽人也

孫國牧燕都游覽志曰荆徹墓在廣渠門外  
八里莊古埠高可四尺墓前有井 朱彞尊  
曰下舊聞曰按于欽齊乘荆徹墓在臨淄東  
二里漢書徹范陽人高祖曰徹齊辨士故卒  
葬此未審孰是

武臣畧定趙地

宋祁曰一本定作燕

以復其怨而成其名

宋祁曰越本名上有功字

先下君而君不利

宋祁曰一本利下有之字

故相與為刎頸之交

宋祁曰一本無之字

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

宋祁曰史記韓信傳作奉項嬰頭而竄逃歸  
於漢

故臣以為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

宋祁曰楊本用諸名公本校過去必漢王之  
不危足下八字

皆以為上賓

愚按韓詩外傳亦序此事以荊生為匱生

伍被

愚按班氏叙被對淮南王之辭全襲史記而前後往來易置其嚴密處似較史公為優被始以正諫繼為淮南畫計蓋畏其誅耳終之詣吏自告則知前計蓋為自免之謀猶叔孫通詭辭對二世以免虎口也

小臣將為大王畫計耳

宋祁曰越本作下臣

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

宋初曰浙本去也字

然猶為治

宋初曰浙本句末有也字

神力絕人如此

宋初曰一本作材力絕人一本作人材如此

浙本作身材如此

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劉攽曰此言所死雖不同等是死耳

被因流涕而起

史記云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

流即起歷階而去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

宋祁曰越本無偽字今謝本郭本亦無

黨可以徵幸

師古曰黨讀曰儻

隸辨曰董仲舒傳黨可得見乎于定國傳咎黨在是乎揚雄曰黨鬼神可也儻皆作黨禹廟殘碑口忍兮黨往還儻亦作黨夏承碑黨魂有靈類釋云以黨為儻

及至後官姦亂

宋祁曰姚本至作王

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

宋初曰別本也作弟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

宋初曰冠字上當有衣字

逮名近臣侍中

宋初曰浙本名作名

有太后詔

劉放曰是時太后已崩言太后詔者素得此

詔許其行馳道中也

察國姦

宋初曰察當作發

烏孫兩昆彌弱

宋初曰弱字上當有微字

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

張晏曰幾音冀師古曰先謀將然者謂彼

欲有其事則為謀策以壞之

愚按幾當音机計幾先句與謀將然豫圖未形一例張晏音固非師古破句讀之尤支離而談說者云

劉攽曰云當疊云云二字即上所說也

將軍二人

師古曰堪為將軍者必舉二人

劉放曰將軍二人但謂令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顏失之

欲掠問躬仰天大謬

宋祁曰浙本躬字下更有躬字

業棘棧棧

宋祁曰棧當作棧

游曠迴兮反亡期

宋祁曰姚本迴作迴

萬石君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

劉放曰此里偶名戚里爾高祖以奮姊為美

人故使居戚里示有親戚之義猶武帝時封

小史遺卿曰曰遺汝

每五日洗沐歸謁親

文類曰郎官五日一下

劉奉世曰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非郎官也

按霍光秉政亦休沐然則漢公卿以下皆有

休沐也

萬石君徙居陵里

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

劉敞曰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非茂陵里也

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

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

日知錄曰固當者反言之也言貴而驕人當如此乎

是故巡方州

張晏曰四方之州也  
師古曰東方諸州也

劉奉世曰後有濟淮江則不特東方州也

宋初曰注諸州州字當作侯

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劉敞曰是時設此法流民若干吏坐其罪所以禁重賦也  
劉敞曰此言以流民多少課

吏殿最所以禁吏重賦

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

師古曰比校考也音頻寐反

劉奉世曰比近也此言目巡守經過閭里與

民切近始得知吏素為姦故下又言目已委

任有司之過故官曠民愁盜賊公行也

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

劉奉世曰興讀如軍興

不孰何綰師古曰何即問也不誰何者猶言不借問耳

劉奉世曰誰何漢之通語不須解為借問

實無它賜

宋祁曰一本它作心

不疑謝有之

宋祁曰別本無謝字

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嘗於闕廷大朝見之時而人毀之

劉敞曰朝廷見人謂達官也

常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絜清師古曰故為不絜清之事而弊

敗其衣服也溺讀曰屎尿  
袴者為小袴以藉其屎

劉奉世曰袴非小袴能藉則近絜矣此常袴

溺瀝其上不洗濯之以其不潔之故人惡遠

之乃得至後官也 宋祁云越本作期為不

絜清

張歐

孟康曰歐音驅

愚按史記歐作歐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

歐烏後反

高祖功臣樊邱侯說少子也

史記作安丘

以治刑名侍太子

劉歆曰予謂刑名者即并學兩家術耳

至石建之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

愚按史記云塞侯微巧周文慶調君子譏之猶為近理石建浣衣是其孝周仁垢汙是其

謹班氏用以為譏不亦慎乎

文三王傳第十七

多作兵弩弓數千萬

宋初曰千萬一作十

六月中病熱六日薨

張晏曰中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

日王  
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

月六日哉太迂

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師古曰如文  
帝在代時

劉敞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

與女弟子私通

宋初曰弟子子字當作則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初曰越本十作七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

宋初曰垣表作桓邑 劉攽曰武紀坐殺太

傅中傅與此不同

又王及母陳太后果事於太后多不順

宋初曰景德本於作李

睢陽人犴反

師古曰犴  
姓反名也

愚按史記作類犴反安知不姓類名犴反乎

宋祁曰浙本犴反作犴反

而與睢陽太守客

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當是淮陽 劉敞曰下兩睢字當作淮

欲以傷梁長史

劉敞曰史作吏

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持節即訊

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

劉攽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此是不首主令之辜也令

音零

恐復不首實對

宋初曰一本無實字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

師古曰言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

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

宋初曰注文浙本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

去虎字蓋以師古宜避唐諱

賈誼傳第十八

愚按此傳前取史記之文後用賈誼新書前  
截支辭用意較誼書更為明白亦時有

書所無者則孟堅增潤也

謂隨夷溷兮謂跖躒廉

史記作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

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劉奉世曰薦之言藉也言以冠藉屨責賤顛

倒

評曰

史記作訊曰 愚按訊即許字漢書立而許  
語賈誼新書作訊語

子獨壹鬱其誰語

史記作獨堙鬱兮其誰語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史記縹縹作漂漂逝作遠引作縮

佻媮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

史記佻媮獺作彌融燻蝦作螳

使麒麟可係而羈兮

史記作使騏驎可得係羈兮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

師古曰賈  
誼自言今

之離郵亦  
猶屈原耳

史記郵作尤故作辜 劉攽曰顏說全失但

誼舉屈原事則可興已矣遂自叙其怨憤則

太過矣 許應元曰許曰以下答屈原不能

全身遠害故弔之非誼自喻也顏說非是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史記作躡九州而相君兮

見細德之險微兮

宋初曰浙本微作微作微者非是上言微注  
言證意自相會

遙增擊而去之

史記作搖增翮逝而去之

橫江湖之鱣鯨兮

史記鯨作鯨

單闕之歲

宋初曰單音禪

康子曰斜

史記斜作施

異物來崑

史記崐作集

識言其度

史記識作策

野鳥入室

史記室作處

淹速之度

史記速作數後遲速有命亦作遲數

請對以意

史記意作臆

勿穆亡間

史記亡間作無窮

水激則旱

劉攽曰旱讀為悍猛疾也

雲蒸雨降

史初曰蒸𦵏作蒸

糾錯相紆

史記糾錯作錯繆

大鈞播物塊圯無垠

史記鈞作專播作槃圯作軋

何足控揣

孟康曰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責借也

史記揣作搏 宋初曰注文貴借姚本作貴

惜

列士徇名

宋初曰浙本徇作殉

儻若囚拘

蘇林曰皆人肩偃儻爾音歎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肩臣秘曰按說文寗音

渠隕反迫也文選李善注寗囚拘之貌五臣注寗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寗反字並音寗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

丹鉛總錄曰按此句漢書作儻若囚拘史記作擱若囚拘寗當音渠隕反擱當欺全反擱

即今捨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必辨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為詳說之

遇坎則止

史記遇坎作得坻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

史記保作寶浮作游

細故蒂芥

史記芾芥作蔥薊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  
六

藝文志攷證曰顏師古曰詛上疏可為太息者六今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今攷新書諸篇其末綴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餘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於是三若如服弔益壞權重諸篇是也班固作傳分散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自陛下誰悼而久不為此已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教寧藩傷

藩強五美制不定親踈危亂凡七篇而為之  
自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以下以為痛哭之說  
與其書合至於流涕二說其論足食勸農者  
是其一也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為流涕之  
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  
以流涕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  
為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為不足故又分解  
制匈奴二篇以為流涕之二說庶人上僭體  
貌大臣皆其書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取  
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

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又皆其大息之說也  
固乃略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篇附  
于食貨志顧取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為  
太息者則以為之書經則削非皆全文朱文公謂新書  
是平日記錄藁草其中事事俱有

臣獨以為未也

愚按新書此下有云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  
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  
火未及燃

宋祁曰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

是

國制搶攘

師古曰搶音仕康反攘音汝庚反

宋初曰今越本搶音仕庚反攘音女庚反未  
知孰是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新書此下有云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  
湯起自湯以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  
之起大以五百為紀自武王以下過五百歲  
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  
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

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  
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為之  
矣然又未者也又將誰湏也

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田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新書曰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  
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弑其臣無族罪  
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  
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  
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

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  
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數有耳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  
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新書曰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  
咸理則萬物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為神  
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凡無  
死弟塗無緇緇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  
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  
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股肱明

臣名譽之美無窮耳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

新書此下有云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

與漢亡極

新書此下有云因卑不親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黑白則天下之衆不親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

以奉六親至孝也

應劭曰六親父子兄弟妻也

愚按此說非也新書曰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為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從曾祖昆弟從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下云同姓襲是迹而動又云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所以割地定制各有外國皆是奉六親之

術

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

新書作以宰天下以治羣生神民咸億社稷  
久享至仁也

至明也

新書此下有云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  
何損哉

因使少知治體者

師古曰詎  
自謂也

劉攽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詎自謂乎

為陛下計亡以易此

新書此下有云為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新書作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

下數被其殃上數夾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新書曰下數被其殃上數夾其憂凶飢數動被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罹豈可預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

所以全愛子者也已今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礪鋸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親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乃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

失於實無喪而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  
皆如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以  
厚此 日知錄曰上數爽其憂謂秦之所憂  
者在孤立而漢之所憂者在諸侯漢初之所  
憂者在異姓而今之所憂者在同姓

雖堯舜不治

宋初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  
貫高為相

日知錄曰張敖不反故添一貫高為相句

而陛下即天子位

宋祁曰浙本位字上有之字

雖有悍如馮敬者

如淳曰馮無擇子

宋祁曰業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  
典客為御史大夫

匕首已陷其臼矣

隸辨曰校官碑壁無叩臼之結按玉篇冒亦  
作臼循吏傳臼臆結約冒皆作臼

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新書曰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

者之名也  
事見管子

愚按管子云屠牛長朝鮮九牛而刀可以剃  
髮文與此微異淮南子齊俗訓云屠牛吐一  
朝鮮九牛而刀以剃毛許慎注云齊之大屠  
輻奏並進而歸命天子

新書此下有云天下無可以微倖之權無起  
禍名亂之業

雖在細民

宋初曰舊本在作有

及燕梁它國皆然

新書作燕吳淮南它國皆然

及封其子孫也

宋祁曰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  
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

所以數償之

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削而頗入漢者後  
而以封列侯今為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  
數償之假令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為  
以數償之矣所字衍文 劉奉世曰償之言  
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削地如前所云者明天

子不利有其地也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新書此下有云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  
心還正

柴竒開章之計不萌

新書開章作啟章漢書避景帝諱詛時不為  
太子諱也 宋祁曰新本開作啟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日知錄曰必古有是語所謂君薨而世子生  
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

也則以告而立之遺腹之為嗣自人君以至  
於大夫一也 新書此下有云社稷長安宗  
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

壹動而五業附

困學紀聞曰新書云五美附業字當作美  
惠王親兄子也

劉攽曰惠王下脫之子二字  
是主上之操也

困學紀聞曰語出尉繚子

又類辟且病癘

師古曰辟足病癘  
風辟音璧癘音肥

宋初曰浙本注病字下有也字非下有體病傷也四字若止用舊注則全無意當用浙本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病

新書此下有曰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懸也

舉白奴之衆唯上之令

新書又曰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鉏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國官以主白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頽頽請歸

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  
賜歸伏田廬不復濟未廷則忠臣之志快矣  
盜賊直湏時耳

新書此下有云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若夫  
不為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錚此而有安上  
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此施不敬而素  
寬有故必困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

新書此下有云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  
者何等也曰為大治可也若為大亂豈若其

小

毋取箕箒

宋祈曰箒作帚從竹是俗書

則反脣而相稽

宋初曰反脣一作反唇 劉攽曰辱或作唇

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新書曰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傷焉耳 劉奉世曰

詛謂秦人不知孝義但知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 顏鮮不明乃似云

惟此小異於禽獸 辨惑曰以文勢觀之慈  
子當是錯誤顏氏強為解釋恐非也 愚按  
新書與此文不異豈得云錯誤顏解亦未為  
不明也

勇威怯壯陵衰

新書此下有云功擊奮者為賢貴人蓋突盜  
者為新諸侯設誦而相襲飾詐而相詔者為  
知

慮非顧行也

劉攽曰慮大率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朝  
之器

新書曰今其甚者剽父矣口大母矣蹠姬矣  
刺兄矣盜者利探柱之金剽寢戶之庶擡兩  
廟之器

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  
新生未有眉髮其

赤色  
劉奉世曰人生則有眉髮矣顏說誤匍匐入  
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  
耳

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

新書曰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天子有  
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  
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 愚按據新書  
言則徹膳之義迺明師古曰有闕則諫殆未  
見此也

也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新書曰食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  
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

為非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  
天子設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  
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敦斷輔  
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  
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  
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  
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  
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  
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

太子已有此其也

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

宋初曰浙本無者字為是不但成語亦與注  
會

夫教得而左右正

宋初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

在其取舍

宋初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反上  
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

人主之尊譬如堂

新書此下有云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

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

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師古曰苴音子余反

宋祁曰苴當作子汝反

困學紀聞曰六韜

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

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

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

豫讓繫面吞炭

劉奉世曰釁謂以物塗之取以釁鼓故謂之釁爾訓熏與漆皆非也

故羣臣自憙

師古曰憙讀曰喜

宋祁曰王仲弓謂憙字宜曰喜讀為憙

而縣屬於漢

師古曰為縣而屬漢

劉奉世曰縣讀如懸

其吏民蹙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衣

愚按新書本云蹙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不勝已羸弊矣自補補繇役也猶後

世勾補卒伍之補

此二世之利也

新書二世作萬世

頤指如意

如淳曰但動頤指  
魔則所欲皆如意

劉奉世曰頤指兩事

補遺曰按陳勝傳卒

中徃徃指目勝廣謂手指目視之此固為兩

事若頤指則如貢禹所云家富勢足目指氣

使耳師古謂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然則

頤指目指正自一意如說是也山谷詩云外

間李父頤指麾用此

固為俱靡而已

隋古曰靡音武彼反

宋初曰越本靡武皮反

凡所著述五十八篇

愚按新書篇目過秦上中下凡三宗首四教  
寧五藩傷六藩疆七大都八等齊九服弑十  
益壞十一權重十二五美十三制不定十四  
審微十五階級十六俗激十七時變十八瑰  
瑋十九孽產子二十銅布二十一壹通二十  
二屬遠二十三親疏危亂二十四憂民二十  
五解縣二十六威不信二十七自奴二十八

勢卑二十九淮難三十無蓄三十一鑄錢三  
十二傳職三十三保傳三十四連語三十五  
輔佐三十六問孝三十七禮三十八容經三  
十九春秋四十先醒四十一耳痺四十二諭  
誠四十三退讓四十四君道四十五官人四  
十六勸學四十七道術四十八六術四十九  
道德說五十大政上五十一大政下五十二  
脩政語上五十三脩政語下五十四禮容語  
上五十五禮容語下五十六胎教五十七立  
後義五十八

報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愚按固取詛書凡二十篇宗首數寧藩傷藩  
疆大都益壤五美制不定階級俗激時變孽  
產子屬遠親䟽危亂憂民解縣勢卑淮難無  
蓄保傳是也其銅布鑄錢二篇在食貨志